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趙太祖三下南唐

第一回 憫忠冤赤眉示罰 奉師命余鴻下山

詩曰： 其一

英雄不必盡男兒，佇見閩人長六師。
既異陰陽皆佐國，何須戒服慚為雌。

其二

祇能詠柳使超群，況復執仇樂姘林。
自古女軍原惡敵，兵符矧是有功深。

其三

慢將刀尺去從戎，六月匡王屬女工。
寄語憑妻諸漢子，司農寧讓勿稱雄。

其四

周惟太姒致麟祥，祇合宮中佐聖王。
究竟伐崇參贊處，不聞幽靜涉戎行。

其五

大家亦有東征賦，漢史終虛記閑戎。
想是坐言抒宿憤，未能佩劍向從軍。

其六

武功何必少金釵，獄降由來定所排。
吩咐深閨如虎女，勿徒降媚便舒懷。

其七

後來明有曰夫人，步武如堪作後塵。
獨惜唐成明敗處，終輸劉女使麟君。

此數首俚言，說卻書中所載劉金錠、郁生香、蕭引鳳、艾銀屏、花解語諸女流，竟能使宮難淺窄，涉險阻於疆場；粉面嬌嬈，伏窳爭於陣伍；銀釵數管，賽過大戟長槍；玉腕一雙，掃盡千軍萬馬，真乃女子軍逢人僻易。想古往今來，如謝道韞、蔡文姬等詠柳才高，辨琴逸韻，留人齒頰，然亦不過文采風流，為閩中雅事。究甚麼標功萬里，表壯山河，為國家卻敵，以至守土稱臣，咸歸一統；即或有等勇以義生，一時遇敵手，又復仇不受淫污所辱，亦屬一人一家的事。至於柳腰無力，沖陣而御烽煙，閩中有材，服冠而稱臣妾，此固千古罕有，宇宙奇聞。迴思天女作列女傳事，劉氏諸人，夫出不獲著跡翰墨，為婦爭光，然婦人主持中饋，以拙為寶，不過較諸長舌，差勝一籌耳。

至如唐主父子聚麀，穢及諸臣之不潔者，武則天，乃一介女中之才智首，淫浪班頭，但以唐除叛亂以救生民，原取隋氏天下於張、尹二宮妃，是淫亂主女以開基，故不再傳，而有淫浪武氏以報應之。但上蒼佑貞潔以范風化，然武后如此淫穢，為千古敗壞綱常，罪之魁首也。故於唐終宋始，另綱紀一新，降一班女英雄淑女下凡，使他功標社稷，定策軍機，做作一場非凡事業，以為陰人佐盛世之光。況趙太祖正當應運之期，山河合混一統，以定久分必合之勢，故值日功曹下凡間，查察那一家積德培陰鷲之基厚者，以消受此貴女，白首唱隨，以覓良緣登對，然後復興王家大業。當日送生司馬，領了玉皇上旨，速帶女星五顆下凡，尋送降生之塵世，不須多表。

先說泰岳山中一位大仙，修煉數千年，久登仙班，上洞仙翁神通廣大，道號赤眉老祖，已知宋太祖赤手結交英雄，打平天下。登基後，以酒色糊塗，竟枉殺義弟鄭恩，老祖心甚惡之。一天忽值諸仙友梨山聖母、陳搏老祖、孫子真人三位上洞仙，齊進寶洞，會見赤眉，有老祖說曰：“眾道友，中界之氣運一新，香孩兒雖奉了玉旨，昌復中土大位，故藉周世宗之基業以接繼，又得曹彬、趙普、高懷德、鄭恩一班文武左右扶持，一心一德以成大業。原周主柴榮，以姑子歸宗入繼郭威大位，信為五代賢君，無有其匹。自世宗駕崩之後，當傳之嗣子，無乃香孩兒特奉天帝生於趙氏之門，以開宋基土，至陳橋兵變，居然受了黃袍加身。這是生成福命，享玉食於萬方，位居九五，本當然也。惟鄭恩與香孩兒非別將可比，義切桃園，情聯手足，後竟以大勳不報，不念功勞手足情深，糊塗以酒，白刃相加，是為忘恩負義之主。貧道心不忍功高反得擊死，意欲救著一班狐仙野魅下凡，將彼江山攪亂一番，以代鄭子少泄一忿，以息其冤魂，又憂諸怪不依善果，傷害眾生可憫，諸道友以為如何？”陳搏祖曰：“事雖令各可惱，自古人臣功高震世，其心跳不出驕恃傲慢，為人主所忌，未有不害及其身。故漢初張良成功之後，見漢高心疑功臣，即關谷逃避，不留戀於富貴，故眾功臣遇害，良獨得免於誅殺之禍，此乃明哲保身者也。然韓信、彭越、英布諸人，心頭太高，看得功名富貴四字太重，恃功傲人，祇自雄而不覺人主早已猜疑矣，至後身首兩分，實不味此急流勇退四字耳。倘效著張良及古之范子二人高志，何得殺身之禍哉？”

赤眉祖聽罷，微笑曰：“陳師妙論，足為功高之臣千古保身鑒戒，但香孩兒與鄭子，義別君臣，情同手足，非同疏泛君臣可比，可以合則留、不合則退之論，須當知之，以一過而報應之。”孫臏真人又曰：“今老祖執宋主一人之過，令眾生受此兵戈之禍，亦當念吾等仰體上天憐憫之心，今定亂未久，又使一眾無辜當此災咎，奈何，奈何！”赤眉祖曰：“如此且不發差諸鬼魅下凡，令一潛修正戒而往，止因悴香孩兒一番，使彼知殺卻無罪能臣，便招外敵偏國所侮，罰其勞悴，數載憂驚，不許傷生害眾。貧道主見若此，不知眾道友以為如何？”群仙見赤眉老祖如此法旨，各仙曰：“足見道長慈悲，道今一心也。”是日各仙辭別過，自回洞中修煉，俱各不表。

單說赤眉仙，一心不差諸兇魅下凡，祇命門徒一人名余鴻，此道者，原非人身，乃北山一老年鴻雁，精修煉已得人身，將有千年道行，其名已入仙班之列，今又拜赤眉為師，得隨老祖，久沾化雨，日沐春風，修煉得法力無邊，神通廣大。當日老祖動了殺機之念，此日命仙僮呼喚余鴻至，將此泄發鄭恩屈殺一案，以困宋主於軍中，勞頓他以示罰之意，又旨命余鴻：“投往南唐李煜帳下，借其兵力，令他勿稱臣服於宋，開此端釁。宋太祖乃雄豪之主，性質方剛，豈受欺侮，定必領兵爭戰。賢徒且藉法力奇能，困悴他三紀，少咎其狠害有功之惡，但彼帳下眾將，乃奉命保國佐拜者，但許擒獲，不許殺害一人，且要取勝而憂困真主數秋，即要回仙山，斷不可貪念人間俗富祿，殺生靈以取禍也，慎之！戒之！不可忘卻囑咐之言。”余鴻領諾。按他乃一鴻鳥修煉成人身，本屬性子好動不好靜的，且潛修已久，將登仙班之列，故不妄動，一心受命於深山。今見師命之下凡，身涉塵上，一心欣悅，諾諾連聲依命。當日老祖又將數件鎮山之寶，命他攜去，以備應用。按下慢表。

卻說南唐李煜乃李璟之子，自五代時，號稱唐憲宗之後，亦未歷實考，然而五代紛爭，至周世宗帝時，李煜已嗣父位，割據金陵，即今江南地。在周世宗時，已興兵征伐，急去帝號，後復改年，而仍稱帝。當宋太祖掃滅群雄，位正中土，諸僭國無不戒懼，是故禮賢下士，以求佐弼於一隅，實欲以自強其國，鞏固其邦，且懼太祖來攻伐吞蝕，故日夕養兵蓄銳，以預備之，文臣武將不少，雄兵數十萬，亦江東一勁敵之國也。且唐主精於文字，擅於繪畫，乃一聰慧之人，當日文武臣有出名者，皇甫暉、黃原濟、李暉鳳，皆是當世英雄。更有薛呂、秦鳳、羅英、程飛虎，皆前唐功臣之後，有戰將林文豹、林文旦，聚於一邦。

此一天，君臣設朝，集會於銀鑾寶殿，評論宋太祖滅了南□□□，又收除高季興，西方伏並滅蜀；孟知祥一路歸附，王全斌、曹彬、潘美等，兵威大震。君臣交談，唐主煜曰：“宋太祖一路平卻諸邦郡，或滅或降，天下已定於七八，今有我江南未下，他貪求無足厭，祇憂他興兵蝕饑，怎生拒敵彼之盛。”當日有文臣明智者，皆言宋之乘並土宇，天下已得十之七八，我主金陵一郡之地，怎能與全輿大盛對敵，我邦雖有將兵，諒非宋之高、曹、王、潘作對，不若仍去帝號稱臣，以免彼兵臨境，又費一番驚擾也。唐主聞言未答，又有武臣數人，皆言不可無故稱臣，況我邦兵強將勇，上下一心，宋雖強盛，若他兵臨遠險，亦未易即勝，不若我先修書一函，命一人呈之觀覽，其詞半卑半硬，將我邦土產之物，貢獻為名，試探他君臣如何回復我主，並察其國中虛實，然後我們或降、或守，方不免於自弱於一時。唐主點頭稱善。

正在君臣議論之際，有軍官入稟，言：“午門外有一道人，要叩見千歲。”唐主一想有此膽量道人，公然叩見，即準之，命宣進引見。不一刻進至銀安殿上，唐主遠見此道人，五絡長須，綸巾羽扇，姿緻光采，雙目如曉星，當時詢及來蹤，方知高門法士。道人稽首禮畢。唐主命之座下，茶罷，復詰叩見來由，余鴻對曰：“千歲洪據金陵一方，兵多將廣，是至宋主東西北並滅各方，不動汝金陵者，以千歲據此長江大河之險於東南界也，且千歲善於禮賢下士，君臣一心，且機可乘，千歲何須慮也。至下計者，首議去帝號臣服於宋。今山人特千里下山，叩謁千歲，求乞執鞭左右，未知允準收錄納否？且不是山人誇張大言，千年修煉，法力頗精，能分過去未來，千歲遠續唐裔三百之紀，即偏安於一隅，宋終不能侯君也。”唐主聞言大悅，曰：“孤正在與群臣議論降守之策，謀款未決，今得仙長降臨指示，強孤之弱邦，何其幸也！又承願佐助我國，以拒宋師，孤無憂矣。”

即日敕旨命軍人筑壇，登壇拜為護國軍師。余鴻一心受託，即登壇，眾文武一班參見同禮，唐主親捧御酒三杯，余軍師飲過謝恩。當日李煜王自得了余鴻為軍師，請問他兵法對敵進退之技，彼對答通明，出言有序，迥非凡人可及，心中倍喜。自謂邦佐得人，料宋主南下無礙矣，對敵不弱於彼，一時心雄膽壯，並不修書，又不往與宋太祖稱觴慶壽之禮。此一回上邦下國兩相啟疊，一番殺運，亦金陵有此劫數，不知兩國交兵爭戰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